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系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山河已秋

陳松

早上出門時，風裡忽然帶了點涼意，不像夏天那樣黏糊糊地貼在身上，而是爽爽的，吹得襯衫鼓起來。我抬頭看了一眼天，藍得很，像被水洗過一樣，幾片雲薄得像紙，飄在天上，慢悠悠的。路邊的梧桐葉已經開始泛黃了，邊緣卷著，風一吹就沙沙響，偶爾有幾片葉子落下來，打著旋兒飄到地上，像蝴蝶在跳最後一支舞。

我沿著江邊走，江水比夏天清了些，能看見水底的石頭，偶爾有幾條小魚游過去，甩著尾巴，像在水裡寫毛筆字。岸邊的蘆葦已經抽了穗，白白的，毛茸茸的，風一吹就晃，像一群白頭發的老人在點頭。

我蹲下來摸了摸蘆葦穗，軟乎乎的，帶著點涼意，像小時候外婆給我做的棉手套。

記得小時候在鄉下，一到秋天就熱鬧起來。稻田裡的稻子熟了，金黃金黃的，風一吹就湧起金色的波浪。外婆總愛帶我去田裡拾稻穗，她彎著腰，一只手扶著膝蓋，一只手慢慢地拾，我則跟在後面，把拾到的稻穗扔進籃子裡，偶爾會偷偷摘幾根狗尾巴草，編成小兔子，放在籃子裡。那時的天總是很藍，雲總是很白，風裡帶著稻香和泥土的味道，聞著就讓人心裡踏實。

後來我到城裡上班，就很少見到那樣的秋天了。城裡的秋天總是來得很急，昨天還穿著短袖，今天就要加外套，樹葉還沒來得及變黃，就被環衛工人掃走了。可今年不一樣，我忽然發現，城裡的秋天也有它的美。公園裡的銀杏葉開始變黃了，像一把把小扇子，風一吹就落下來，鋪在地上，像鋪了一層金色的地毯。我走在上面，腳下沙沙響，像踩在薯片上，忍不住想笑。

走到江邊的長椅旁，我坐下來，看著遠處的山。山已經不像夏天那樣綠得發亮了，而是帶點黃，帶點褐，像一幅被時光暈染的水墨畫。

山頂上有一片楓樹林，葉子已經紅了，像一團火，燒在山頂上，很顯眼。我忽然想起小時候，外婆總愛帶我去山上采野果，那時的山總是很綠，野果總是很甜，我們總能在山裡玩一整天，直到太陽落山才回家。

太陽漸漸升高了，陽光落在身上，暖洋洋的，不像夏天那樣曬得人發慌，而是溫柔的，像外婆的手。我閉上眼睛，感受著陽光和微風，忽然覺得，秋天其實不是一個季節，而是一種心情。它不像春天那樣嬌嫩，不像夏天那樣熱烈，不像冬天那樣冷峻，它是溫和的，成熟的，帶著點收獲的喜悅，也帶著點離別的惆悵。

起身往回走時，風又吹過來了，帶著點蘆葦的清香和落葉的味道。我深吸一口氣，把秋天的味道吸進肺裡，忽然覺得，山河已秋，人也該靜下來了。

就像這秋天一樣，經歷了春的萌動，夏的熱烈，終於到了收獲的季節，也該沉淀下來，想想過去，看看現在，然後帶著點溫暖，繼續往前走。

回到家，我把撿回來的銀杏葉夾在筆記本裡，像收藏起一段秋天。窗外的陽光正好，風還在吹，樹葉還在落，山河已秋，而我的心裡，也裝滿了秋天的溫柔。

秋柿染清歡

程先利

在老家，霜降吃柿子，是刻在歲月裡的老規矩，年年不落，簡單又鄭重。小時候每到這個時節，母親總會端出一盤紅彤彤的柿子，輕聲念叨，霜降吃柿子，入冬不流鼻涕。那時的我不懂俗語的深意，比起入口的清甜，更愛院外滿樹的紅柿。一個個柿子掛在疏落的枝頭，像點亮田野的小燈籠，把清冷的深秋襯得熱鬧溫柔，人心也跟著暖融融的。

母親去世後，我在城裡也常買柿子吃。近日買到一盒小巧的柿子，大小堪比沙糖橘，外皮通紅透亮，薄得透光。輕輕摘掉柿蒂，順著果紋撕開果皮，飽滿的汁水立刻湧出來，一口咬下，清甜順著舌尖漫開，緩緩落進心底，清潤不膩。這一口熟悉的甜，瞬間撥開層層歲月，把我拉回了童年的姥姥家。

我人生中第一口柿子的香甜，就來自姥姥的柿樹下。深秋的午後，陽光溫柔灑落，姥爺握著自制的長柄網兜，踮著腳尖去夠樹頂最紅最大的柿子。我和舅舅仰著腦袋，嘰嘰喳喳地指揮，往左一點，再抬高些。老人慢悠悠調整姿勢，穩穩兜住果實，輕輕一拽，紅柿便落進網中。摘完柿子，我們搬來小板凳，翹著腳丫坐在樹下。姥姥洗淨滿滿一筐柿子，紅黃相間的果子鋪在竹筐裡，曬著暖陽，格外好看。我們捧著柿子大口品嘗，笑聲落在秋風裡，清甜留在唇齒間。

那些年的深秋，姥爺總會准時摘好柿子送來家裡。後來走遍南北，嘗過不少柿子滋味。北方的柿餅裹著一層薄薄白霜，軟糯綿密；老北京的凍柿，冷水解凍後，用小勺舀著吃，冰甜清爽。可萬般滋味，都抵不過姥姥家那棵老樹結出的柿子。那一樹朴素的甜，無關精致，卻能撫平我在外漂泊的所有疲憊與不如意。

古人偏愛紅柿，也自有道理。古籍記載柿子有七絕，長壽多蔭、無蟲無巢、霜葉可賞、果實可食，渾身皆是珍寶。正因如此，家家戶戶的小院，總愛種一棵柿樹。老舍先生的丹柿小院，夏有濃蔭蔽日，秋有紅柿滿枝，一院柿香，便裝下了四季安穩。柿樹質朴敦厚，紅果寓意吉祥，事事平安、事事如意的期許，便借著這滿樹緋紅，落地成了人間煙火。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。柿子歷經春風夏雨、秋霜寒露，在時光裡慢慢沉淀，醞釀出純粹的甘甜。這像極了人生，所有的美好，都需要歲月打磨，歷經風雨，方能收獲溫柔與圓滿。

人在異鄉，歲歲秋來。只要霜降時節咬一口清甜的柿子，便知故鄉秋深，柿樹紅透。不必奔赴遠方，一枚紅柿，一縷秋光，一席煙火，便是生活最好的模樣。心懷期許，靜待花開，歲歲紅柿滿枝，歲歲人間安暖。

守一窗秋色

李建平

那扇窗是老木頭的，邊框粗笨，漆皮翹起來好幾處，露出底下發白的木紋。推的時候得先拿手心抵住窗框，往上輕輕一托，再往外使力，它便「吱呀——」一聲長響，不緊不慢地讓開一道縫來。那聲響拖得長長的，像老人在嘆氣，又像在跟你打招呼，意思是「來了啊」。

今天推得早，天剛亮透。風就從那道縫裡往裡擠，不急，一縷一縷的，先碰了碰窗台上那盆吊蘭。吊蘭的葉子垂得低，葉尖黃了兩片，風一來就晃，晃得懶懶的，也不躲。我由著它黃，秋天了嘛，哪能樣樣都綠著。



樓下阿婆在曬芋艿。竹匾斜靠在牆根，用得年頭久了，篾條磨得油亮亮的，顏色跟栗子殼似的。芋艿是剛挖上來的，還裹著濕泥，阿婆拿手一個一個搓，搓干淨了攤在匾上。

風把泥土味兒送上來，混著芋艿表皮那點毛茸茸的青氣，不沖鼻子，倒怪好聞的。她一邊搓一邊跟隔壁嬸子說話，聲音碎碎的，我只聽見半句「今年個頭小」，剩下的話都讓風給扯散了。

我就這麼趴在窗台上，什麼也不干。樓下自行車過去了一輛，鈴鐺響了兩聲，騎車的人沒回頭。賣豆腐的攤子支起來了，白布蓋著，方方正正的，還沒揭。對面樓上有戶人家在收被子，把被子搭在欄桿上拍，嘭嘭嘭的，聲音悶悶的，傳到這邊已經很軟了，像隔著好幾層棉布聽人敲鼓。

日頭慢慢爬上來。芋艿在匾裡晾著，表面起了細皺，阿婆伸手翻了個面，又蹲下去拾掇啥。她後背彎著，碎花布衫子繃得緊，腰上露了一小截白肉。我看了兩眼，把目光收回來。吊蘭的葉子讓風撥到一邊，又慢慢彈回來，彈了兩下才停穩。窗框上不知道什麼時候爬了只小蟲，細得像根線頭，爬幾步歇一歇，也不往哪兒趕。

母親在廚房裡喊了一聲「中午蒸芋艿吃」。我應了，沒動。窗外的風裡現在有飯味兒了，誰家炒了青菜，帶點油煙氣。還有曬著的芋艿那股土腥，吊蘭葉子的青草氣，混在一塊兒，不倫不類卻又順理成章。我深吸一口，覺得這一整個秋天都往窗子裡灌，灌到胸口那兒就停住了，不脹也不空，剛剛好。

就這麼坐著，不翻書，不寫字，不盤算什麼。窗框把外頭裁成四四方方一塊：上沿是黃的銀杏葉子，下沿是白的芋艿，中間是風，慢慢地走，慢慢地過。我守著這塊四四方方，像端一碗不燙嘴的湯，喝不喝的，光捧著，手心就暖了。

快晌午的時候，阿婆開始收匾了。她拿手攏了攏芋艿，竹匾斜著往懷裡一靠，站起來，拿手背蹭了蹭鼻尖。芋艿干干爽爽的，收進屋裡去。

我沒關窗。那道縫還開著，風還在進。吊蘭的葉子又晃了一下，黃尖兒朝著外頭，不管它了。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編者按：爲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 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专栏主编：温陵氏 宓 月 661期



童南慶，浙江省作家協會會員。曾任浙江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、《麗水文學》主編。

此時無山勝有山

胥山舊山河

住宿在胥山村黃亞洲影視文學院，自然不能不去看看那座近在咫尺的「胥山」。

胥山，高近三十來米，長過一百多米，寬約六十余米，這在崇山峻嶺橫亙連綿的大山區，這個小山，簡直是大山腳下的一塊邊角料，可是在一馬平川的嘉興平原上，這座小山分明是上帝在用濃墨重彩的神來之筆。

山名胥山，是有歷史故事的。據記載吳越爭霸天下時，伍子胥曾在此山陳兵習武，山上還有一塊巨大的試劍石，岩石上還留下伍子胥磨劍磨出的深深凹槽，山因而得名。山腳邊的村子原名史山、張山，後因胥山改名胥山村。

在一馬平川的嘉興平原上，突兀地隆起一座小山，是大自然的神奇造化。

我最先看到的胥山，是在用餐的胥谷餐廳，那家餐館門廳的牆上掛著一幅140cm×80cm的油畫，畫的就是胥山，畫下題記「1961年2月到5月作者代課於胥山小學」，該校設在胥山斷崖下的一小廟中。作者（畫家）曾與胥山日夜相伴三月有余。此圖為畫家所記憶的胥山風景。在此做了三個多月小學教師的畫家張老師，他筆下的胥山岩壁峭立，畫面上胥山雄姿有點華山縮影的氣勢，整座山又有點像一艘巨大的帆船，風勁一帆懸。當年改為小學的小廟築在崖壁下面，這是一個讀書的好地方，面壁靜心正好讀書，鋼筋鐵骨的山可以磨礪意志。主山左邊還有幾塊比校舍還大的巨石側臥。崖壁上，石縫間郁郁蔥蔥郁郁的灌木，挺拔的大樹華冠如蓋，好一座風景優美的胥山。這幅油畫所畫的胥山側影，其真實性應該是可以認可的吧。

但嘉興元代大畫家吳鎮的嘉禾八景中的胥山可能更完整，更是把胥山的全景搬上畫中。吳鎮筆下的胥山，兩個相聯的胥山形成了駝峰形，山不大，但有土有石，有溝有壑，有草有樹，有石亭牌坊，有小廟古寺，有石級斜坡，一座小山集江南園林風光，我相信吳鎮筆下的胥山更是一幅寫生全景圖。理由很簡單，吳鎮也是一個登臨過胥山的畫家，他畫嘉禾八景也非隨意草草關門造景。兩個畫家的差別在於張老師畫的是油畫，講究的是透視，畫是從改為胥山小學的小廟角度畫過去，呈現的是一個側面，而吳鎮畫的是中國畫，講究的是散點透視，畫家如同高空上俯視胥山，從東南西北四周無死角的來看胥山、畫胥山，故而吳鎮筆下的胥山其史實參考價值更豐富。

謝謝吳鎮用他的如椽大筆給我們留下了胥山的真容。

玉石俱焚成「血山」

然而胥山早在四十年前就在嘉興大平原上消失了。胥山的消失，不是地殼自身的運動造成的，而是在上世紀熱火朝天時，嘉興人自己動手拎鎚打釬、放炮炸山，用了十年時間把胥山活生生挖掉的。

哎，嘉興人發揚了「愚公移山 精神」。

入住胥山村後，第一回去看「胥山」是當天傍晚，天色有些蒼茫，這時來到胥山遺址，我們從「胥山」的西頭走過，走過從平地上微微隆起的道路，兩邊是錯落的雜樹、苦楝、香樟、冬青、竹林，還有一個築有圍牆、大門敞開的工廠，廠房前有一塊約幾個足球場大小的操場，操場上已是荒草滿地。順著坡地再走幾步，眼前就出現一個巨大的深坑，這就是當年胥山主峰的位置，深坑中間積水，裡面長滿水草、蘆葦，水坑四周的岸邊也是苦楝、香樟、竹子，南北兩邊立著四座高高的鐵塔，高壓線在深坑上低垂著，因為是接近黃昏，胥山廢墟顯得格外的荒涼，若一人夜晚獨自散步到此可能會有點心生恐懼，於是我們不敢久留，看一眼就折了回來。

覺得昨天傍晚胥山遺址沒看真切，第二天午飯後，我們在胥山村剛卸任的老吳書記陪同下再次前來。老吳書記其實不老，五十來歲，是他讓賢把接力棒交給了青年。吳書記的通達讓我心生敬意，該交棒時交棒，多好！我忽然覺得，在體育賽事中創設接力賽跑的人真是個人才，他向世人通過這個賽事，講透了多麼深刻的道理。

而吳書記另一個故事更讓我們動容。故事發生在四十多年前，故事演繹了十年，與胥山緊密相連，當時吳書記的父親也是胥山村的干部 ，當年興修水利時他是村裡的活躍人物，他被時代的激情燃燒著，挖掘胥山處處身先士卒，出工可以比太陽起得還早，收工可以披星戴月，不幸的是他點燃引爆胥山的最後一聲巨響，仿佛是伍子胥奮力一劍劈向山岩，石裂劍崩，火星四濺，吳書記父親年輕的生命與石頭一起騰空而起。

胥山玉石俱焚，村民同悲。歷史會滴血，分明畫家吳鎮見此景此情，心疼得一陣絞痛，一口鮮血噴在了他筆下嘉禾八景之一的胥山上，胥山染成了「血山」。

那一年，我們眼前的吳書記才八歲，這是一個多大的傷痛。接棒書記後，歷史潮流有了新的走勢，他每每面對胥山廢墟生出動念，他想應順時代潮流，在他的任上，想在胥山的原址上堆土疊石，照著畫家吳鎮的胥山圖重造一座胥山，重續胥山的情緣。吳書記沒有沖動，最終還是冷靜地面對歷史與現實，緩緩地放棄了這個「夢想」，吳書記再次證明了他的通達。即使他帶領胥山人重造了胥山，那其實也只是一座假山而已。假山可造，但是假山召不回他的父親，也扶不平他心裡的創傷，更抹不去歷史的一個「玩笑」。

胥山重新造與不造，也使我想到了一些比這更大的「傳聞」。舉個最有名的圓明園遺址事，有多少人提出在遺址上，按照歷史記載和圖片資料重建復刻版的圓明園。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燒成了廢墟，這是歷史，一代代的人去廢墟上參觀，足可接受教育，培養愛國心，廢墟有了廢墟的積極意義。而我們去花這麼多錢財人力，硬是用假古董，把這件歷史的悲傷掩蓋起來，荒唐豈非超過「掩耳盜鈴」了。

我們在老吳書記的陪同下，站在廢墟深坑邊一塊微微隆起的石頭前，石頭被幾根小木樁拉著繩索圍起來，據熟悉當年胥山地理位置的村民確認，這塊石頭就是當年伍子胥磨劍石的石頭根基，那塊高大的磨劍石的屍身早已不知築到哪個河堤上去了。十余米以外還有一堆巨大的石頭，據說這就是當年爆破胥山最後一炮落下的石頭，走近一數共還有八塊，小的近千斤，大的重達幾噸，時今安靜地躺在荒草叢上，石頭上那刀鋒般銳利的凌角，經歷四十多年的風雨洗禮也不再鋒芒畢露，蛻變得圓潤，顏色深沉了。

最後我們走到胥山遺址西邊的山腳前，一堵矮牆樣的石壁躺臥著，凹凸不平的石面上鐫刻著「胥山遺址公園」，字上了醒目的紅漆。整個山腳的殘存有兩米多高，這是留下的「最高的胥山」，頂上有一層薄土，生長著釣魚桿粗細的一片修竹，其余裸露的是嶙峋的長約三四十米 、寬約五六米、深約米許的花崗岩石坑，坑裡積著清清的淺水。

一見此景，我直呼這裡蓄水可養一群金魚，或是幾條錦鯉，讓繽紛的游魚與「胥山遺址公園」的紅字相映，讓歷史的傷痕與今天的歲月靜好作比照。

我也正還要為這個詩意靈感自我陶醉，竊喜叫好。

這個午後，我們清晰了胥山遺址的全貌，感覺其實白天與晚上一樣。不同的是站在廢墟深坑邊向東北方向望去，可以看到不遠處裝飾著玻璃幕牆高聳的大樓，這才讓我們知道這裡不是偏遠的荒郊野外，繁華的現代都市近在咫尺，現代文化，或者說現代文明的光束時刻投射到這片疲墟上。

此時無山勝有山

世上難料的是世事。

美麗的嘉興大平原，世人稱其為水鄉。最不缺的是水渠、河濱、湖泊，稀罕的是山。胥山是上天賜給嘉興人的無價之寶！當年為興修水利改天換地，就來殺雞取卵，把胥山炸了挖了。可是挖胥山哪是殺雞取卵可比，雞值幾何？如此文化與青山相映生輝的胥山，從此煙消雲散。

失去的永遠不可挽回。胥山挖出的大坑，如張開著大口，對著天空在呼喊。